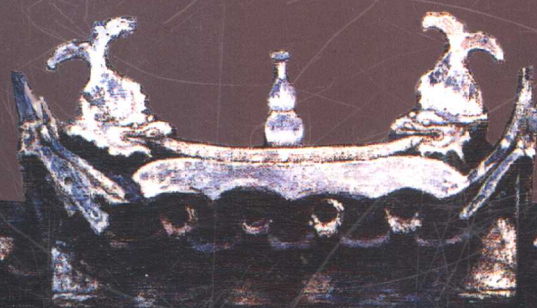


曾国藩往来家书全编

上卷

钟叔河汇编校点



钟叔河汇编校点

曾国藩往来家书全编

上卷

长辈编·教子编

海南出版社

本书的编辑、注释、整理及
校订、加批依法享有著作权
未经著作权人许可不得侵犯

曾国藩往来家书全编

(上卷中卷下卷共三册)

钟叔河 汇编校点

责任编辑：李升召

封面画：萧沛苍 书籍设计：郭天明

*

海南出版社出版发行

(海口市滨海大道华信路2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1997年8月第1版 1997年8月第1次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印数：1—5,800套

印张：上卷—17.25 中卷—24.25 下卷—18.75

字数：上卷—345千字 中卷—485千字 下卷—375千字

ISBN 7-80617-336-6/K·20

定价(软精装)：上中下三卷共 88.00元



曾国藩像

在两江督署时纪泽用容闳赠照相机所摄

国藩之父所撰楹联

曾国藩父亲名麟书，字竹亭，为乡村塾师。此联语竹亭自撰，命国藩写成，悬于家中。

有子孫有田園家風半讀半耕

但以箕裘承祖澤

咸豐四年正月上面

且將艱鉅付兒曹

竹亭老人自撰今于内面寫

無官守無言責世事不聞不問

舊男知孝于立縣嘗信三次福也收到此次是漢男
三人寧來芥男謹教漢書作八股極為有理童子心要
入理諸語論入門心必粗淡八股入門心必細作字與之
言孝為忘仁義之理皆能透徹何孝矣即所以
得功名之捷徑而有若直取亦不難賢不為世之
苦心也 鄉運主法教及不易者惟制義耳亦易
亦不難都也此係教紀律讀書定要作八股至理

十二月 初九夜三更竹亭書

国藩之父来书手迹

道光二十八年十二月初九日，编号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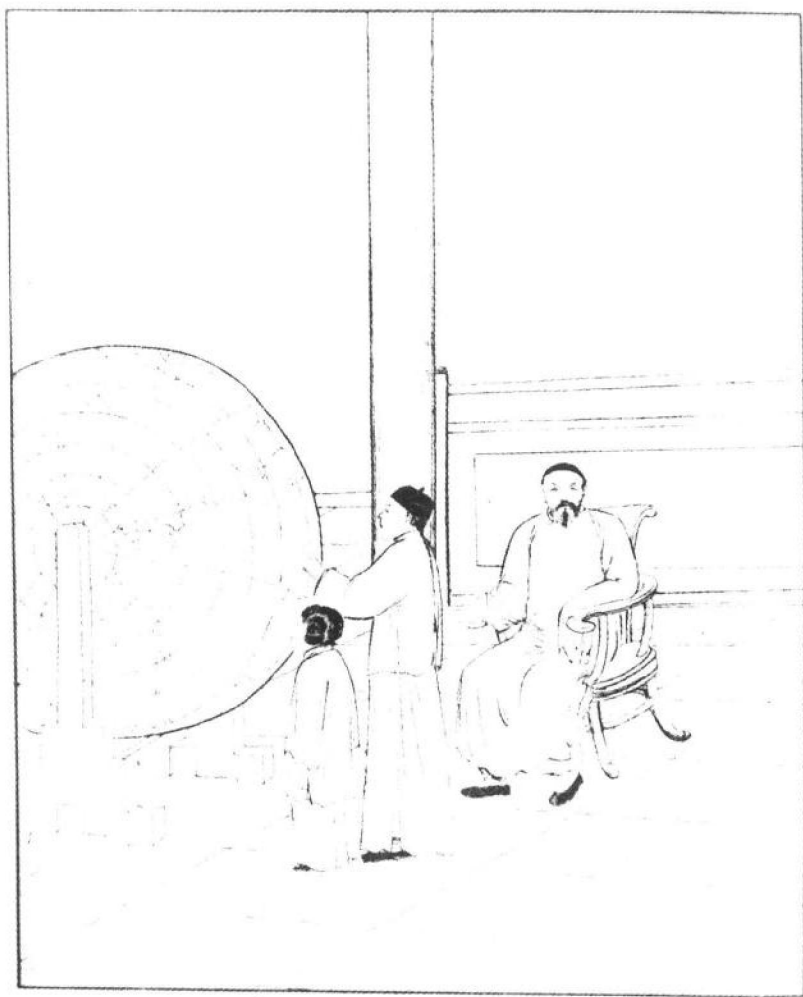
字補紀澤見表為後一涉文對高山常至
金陵是日接尔二十日家書十九日已移下
江考棚為慰孝中堂彭借後園地球儀
可允許俟渠到湖北即交便輪船帶去
并求其為方子可移入楚督署內刊刻此
圖附說刻圖仍求為方元微調入部省酌委
署缺必為良吏孝相創立上海金陵兩機器

局製造船砲為中國自強之本厥功甚偉
奈思宏其緒而大其規如添繕舊館造地
球皆是一事之可以告馮沈二君以後上海
錢廠仍請孝相互為馬丁兩帥合辦亦可
此意先已函告孝相余以後再有面商之也
應敏高兩兄號累銀錢止一萬二千而言明
可用二萬兩計別款用五六千尚有四千

昨盤川儘足敷用小船此舉殊為多矣
亦不宜寄來姑帶在身邊可也日內途
次平陽三十日只雪恰與丁中丞在馬河會
談今日五刻智廟已交直隸境茲將廿二
以後九日之託寄去尔速寄 沈沈兩君一
覽余久未寄湘信甚歉之過候空再寄耳
此囑
蘇生示示 十二月初三日

教子書手迹之一

說明見右面



曾国藩教子女看地球(仪)

手迹为同治七年十二月初三日与纪泽书(编号 209),“后园地球”见上图。书中云:“创立上海金陵两机器局、制造船炮,为中国自强之本……添翻译馆,造地球,皆是一串之事。”图为国藩幼女纪芬(图左一)自订年谱中插画。

亦同作字換筆之法凡
 轉折之處必形「フ」之
 類必須換筆不待言矣
 又并其轉折形迹亦須換
 筆此所以一橫言之頭有
 三換筆（一）頭有直筆
 之頭有直換筆（二）頭有直筆
 換與橫相似皆末筆確實
 更顯耳（三）撇與直相似
 皆末筆更撇向外耳
 凡換筆皆以心圖識
 之可以類推凡用筆頃
 略帶斜斜之勢如斜
 向左換筆則向右矣亦
 斜向上一換則向左矣亦
 一及三亦自悟取耳也
 李袁醇雲余搬送八十金
 若家中未先送可也作某凡
 家此有度第多些可特作由
 此致情也 謝 八月十二日

关于“換筆之法”的往来书信手迹

（左）纪泽咸丰九年七月十三

日来书（编号 4）之一页

（上）咸丰九年八月十二日与

纪泽书（编号 43）后半

大人寄鄧師信中言為學之方看讀寫
 作四者不可缺一節男欲求
 大人寫大字幀幅賜男收存男又常聞
 大人論寫字有換筆一法屢欲問而不果
 求并
 詳晰訓示石菴先生橫幅男去臘過湘
 潭已索歸曉伯袞就見交尚還銀
 三兩也

草書出以一橫言之頃有
 三換筆
 之頃有兩換筆
 橫與橫相似特末筆磔寬
 更顯年
 撇與直相似
 特末筆更撇向外耳

兩

末向上挑所謂磔也
 中折而下折所謂波也
 右向上折所謂勒也
 左向中折所謂撇也

以一直言

首橫入形似橫末
 直受也上同右行
 至中後轉而右行
 所謂磔也

手迹第二行小字顺序为：

初入手，所谓直来横受也；
 右向上行，所谓勒也；
 中折而下行，所谓波也；
 末向上挑，所谓磔也。

刻本(左)完全倒错——

从“末向上挑”读起无法读通。
 刻本还把倒数第四行“两换笔”下的小字“首横入”错成了“直横入”。

較勝王江不甚足取左便則顧惠王三家俱精王亦有書體通
 閻衡曾看過一次矣大抵十三經注疏以三禮為最善詩疏次
 之此外皆有醕有駁爾既已看動數經即須立志全看一過以
 期作事有恆不可半塗而廢爾問作字換筆之法凡轉折之處
 如丁丁乙乙之類必須換筆不待言矣至並無轉折形迹亦須
 換筆者如以一橫言之須有三換筆也末向上挑所謂磔也中
 折而下折所謂波也右向上折所謂勒也左向中折所謂撇也
 手所讀直來橫受也人以一直言之須有兩換筆下直橫末入
 撇而右行所謂波也中橫捺與橫相似特末筆磔處更顯耳
 撇與直相似特末筆更撇向外耳凡換筆皆以小圈標之
 可以推推凡用筆須略帶欹斜之勢如不斜向左一換筆則向

妻歐陽氏敬上

夫子大人福座接 手示敬悉一切

大人身軀平安為慰 九叔歸家將家分開妾仍
住元宅作本宅田五十五畝前

大人在家時許龍應七日即此初八日起十四日散
現家內大小清吉但惟叔父病體不能痊愈

多感

大人威意厚贈家伯母銀廿九日接到是夜着

人送往不辜即此夜已先歸西矣外女兒做
靴鞋一個不為甚好衆女云下次在做好的

呈上即此順候

近好并叩

新喜

正月初四日

正廿到宿杉

欧阳夫人来书手迹

咸丰十年正月初四日，编号 274

编者序

鍾叔河

我父亲是新学堂出身的人，学的是数学，没教我读过旧书。我四岁进幼稚园，七七事变后辍学，十二岁才到初中寄宿，写家信只知称呼“爸爸、妈妈”，文言文完全是从课外胡乱找书看才看懂一点。抗战期间，山区小县城的学校里，旧书多而新书少；只有几位从北平、南京、长沙回乡的年轻“先生”，带得有一些新的书。我若“表现好”时（这在我十分难得），可以向他们借来看看；平时想看杂书，便只能到图书室去找那位拿旱烟管穿长袍的老先生了。

《曾文正公家书》和《家训》，是国文先生叫我去借阅的。我不喜欢其中的反复叮咛和教训，而对于那些娓娓叙述的琐屑事，如写字怎样发笔，棺材怎样加漆，怎样种菜种竹子，怎样造坟挖地洞，倒也还觉得有趣，有点像看《红楼梦》的样子。后来教音乐的黄先生（其实是位小姐）借给我两册《鲁迅书简》，里面也有写给“母亲大人”的家书，开头的“膝下敬稟”，末了的“恭请金安”，和“曾文正”没什

么不同。鲁迅说海婴“现在胖了，整天的玩，从早上到睡觉，没有休息”，也和曾国藩说甲三（曾纪泽小名）“日见肥胖，每日欢呼趋走，精神不倦”差不多。从这里我悟出，人的天性其实是相同者多相异者少，当然近几十年“异化”出来一批专门在同类中找异类的人要算是例外。

先生们给我看的“家书”，给了我一些过去家庭生活的知识，如儿子给母亲寄针抵子，祖母给孙儿做外套之类，此外并没有留下什么影响。可是世变日亟，渐渐书仿佛变得不是书了，有的被当作圣经，有的则成了黑籍。我这时也被划为“黑五类”，对于圣经不免敬而远之，深怕一不小心亵渎了它，落下弥天大罪；列名黑籍的则“眼见希奇物寿增一纪”，有机会倒想仔细瞧瞧，弄明白它是怎么回事。而流光如驶，马齿加长，中年人的见识总比初中生增长了些，觉得曾国藩家书中讲的虽不外“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那一套，跟近代化（注意是近代化而非现代化，虽然两者同为 modernization）不搭界，但毕竟是几千年传统社会最后一位典型人物的私房话。我们不必讲什么“取其精华”，却可以藉以了解一点旧时士大夫的内心世界，这实在是要进一步了解中国传统文化和历史的津梁。至于我自己，则素来胸无大志，读书并不想探究微言大义，从小只对孔夫子食如何精脍如何细感兴趣，只想搞明白“长一身有半”的寝衣和欧式睡衣之异同；对于像我这样的人来说，不乏生动细致描述的“家书”等于前人生活的实录，也颇有阅读的兴味。这便是我1980年倡议新编《曾国藩大全集》（当然包括家书），1992年又自己动手来编这部《曾国藩往来家书全编》的主要原因。



大家都知道，家书是家人之间的通信。既是通信，就必然有往有来，不会像“思想教育专家”们奉命进行思想教育，永远从上往下灌。而家人间的通信又与一般往来书信不同，讲的往往是私房话甚至隐语密语，如曾国藩兄弟间以“苦珠子”指互赠之食物，“十伢子（十牙即）有影子”指事情已有希望，“顺斋排行”指湖广总督官文，“光一本家”指军机大臣胡光玉，只看从一方面写出去的信，都不免费解，想必认真读过曾国藩家书的人都会有同感。

自从1879年（光绪五年）《曾文正公家书》出版后，百一十八年来，人们都只读过曾国藩写给父母、兄弟、儿子的信，没读过曾国藩的父亲、兄弟、儿子写给国藩的信。这就如同只读《赐南粤王赵佗书》不读《上文帝书》，只读《与史阁部书》不读《复多尔袞书》一样，总会有一种不满足。又如只读鲁迅写给许广平的信，若不能同时读到许广平那些先自称“受教的一个小学生”，一月后改称“小鬼”，一年后改称“YOUR H.M.”的来信，阅读兴趣亦不免打折扣，这大概也就是鲁迅要编《两地书》的缘故吧。

从读者着想，发表“两地书”也就是“往来通信”，恐怕是刊行书信最妙的方式。湘乡曾家一直重视保存“家庭档案”，曾国荃、曾纪泽……诸人手迹，也和曾国藩的手迹一样，在湘乡（今双峰县）荷叶塘的“曾八本堂”中妥藏了好几十年。陈浴新《足徵录》记国藩孙广钧所说，家中书楼三楹，皆先人手迹，计百馀万纸，包括其祖、父辈往来家书。

湖南解放前夕，曾宝荪、约农姊弟将家书、日记手迹及一部分最重要的其他文献（如李秀成供）带到台湾，1972年交由台北故宫博物院典藏，其中家书计一千二百餘件三千餘叶。本书所收〔乙〕部即曾氏家人写给国藩的家书599件，还有〔甲〕部国藩亲笔家书473件中的448件，便是据这批藏品的复印件整理发表的。在这批藏品中，还有一些不牵涉国藩的通信，放在“曾国藩往来家书”中于体例不合，暂时还没有整理。

有了这部《曾国藩往来家书全编》，读者在读曾国藩写出去的家书的同时，又可以读到他的家人写来给他的家书；一往一来都能读到，对通信内容的理解，就会跟过去只接受单向信息时大不相同了。



以前读《曾国藩家书》觉得不好懂的地方，如“咸丰十年八月十四日致澄弟”（本书《与诸弟书320》）：

知兄作一屈公公，弟有叔公挤之喜，甚慰甚慰。

“叔公挤”的“挤”字便不好懂。又如“道光二十八年十二月初十日致澄温沅季四弟”（《与诸弟书38》）：

张豆腐写信寄南，殊为可恶。

“张豆腐”这个名字也觉得很怪，这样名号的人怎么会和二

品大员内阁学士有往来，不知是怎么回事，国藩信中也完全看不出。

现在有了这部《往来家书全编》，前者便可以看《诸弟来书 258》：

牧云今日亦来此，与崧生洽酒齐……

才悟出“齐”“挤”都是湘乡方言语尾，是兄弟在打乡谈。“洽酒齐”用普通话讲便是“吃点儿酒”，“叔公挤”用长沙话讲便是“叔爹爹”，都可以明白了。

后者则可以看《诸弟来书 18》，沅弟云：

昨接张待呼信，懊恼之至，此辈小人，不安分至于如此。其中情弊，恕荆七不能无过焉。

再看《诸弟来书 17》，澄弟云：

张大夫竟写信给父亲，殊属可耻，……父亲云，若辈小人，不必与他向真，望兄呼张与荆七当面说清，或再赏钱几十千以了事，……

荆七为国藩京寓听差，国藩诗集中有《傲奴诗》，即为此人而作。由此可知“张豆腐”（“张待呼”）原来是“张大夫”，可能是国藩要荆七找他来看过病，却不肯多给钱（也许荆七搞了鬼），以致他“写信寄南”，向老太爷告状。

这些词语反映的都是小事，但弄清楚亦可增进对家书的理解，也就是对国藩其人、对其兄弟关系、对京官生活情形、对道光年间京城医生与病家关系的理解，于研究历史人物及社会生活史以至方言志亦未必没有裨益。

晚近学人好高务远，言必称大师学派，引必举域外新书，观点不怕超前，主义唯恐落后，而对于百数十年前乡下木匠工价多少文，做寿酒用海菜哪几种，则以为琐细无价值。有人奇怪，曾国藩以“秀才肩半壁东南”，统大军与洪杨决战时，何以还有工夫写家信指示“报（曝）笋”“椿楸子”的做法。殊不知治平之道正以致知格物为基，通晓人情洞明世事才能办大事，只有“捡现成”的人才能靠整天讲现话“实行领导”。若宋徽宗智商非不高，但做道君皇帝专谈玄言妙道，连虱婆子都不认得（到五国城后曾对旧臣说，“朕身上生虫，形如琵琶”），兵临城下只能当俘虏，青衣行酒时便连求生的本领也没有了。学而只知“坚持”空洞的“原则”，偏爱大话空话套话者，其亦不可已矣乎！



当然，曾氏家书的价值，首先在于它是一种历史文献，反映了清朝道光、咸丰、同治三朝也就是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到七十年代中期的历史。无论在政治、军事、社会、文化哪方面，这批“两地书”的阅读、参考价值，都要比“一地书”高得多。

说空话不如举实例，请看“同治五年十一月初七日致沅弟书”（《与诸弟书 1109》）：